

# 中國外的中國： 全球「中國城」佔領行動

圖文■姚瑞中（一九九七年威尼斯雙年展臺灣館代表）

一九九七年筆者得到亞洲文化協會的補助，進駐舊金山「海得嵐藝術中心」，在駐村的這段期間，除了進行工作室內的平面創作外，也不斷思考如何應用該地的環境特色來進行創作。

由於幾乎每天都得路過金門大橋，經常看到成群的觀光客在此拍照留念，便萌生一個念頭，也許可以藉此來談一些問題。但要談什麼問題？每天坐在工作室內枯想仍一無所獲，直到在市中心的中國城牌坊前，看見孫中山先生所寫的「天下為公」四個大字之後，突然豁然開朗，便決定開始進行「天下為公行動」這個計劃，來探討後殖民主義的議題。

## 世界各地都有中國城牌坊

「天下為公行動」（1997~2000）除了探討殖民地情結以及當地人對亞洲人的刻板印象外，最終還是還原到「人」在離鄉背井後，面對自身處境的一種失落感，也是探討「血統」或者「政治正確性」的一個辯證過程。

由於歷史與社會的因素，中國人播遷至天涯海角的歷程一直不斷上演；近百年來，神州蒼茫的鄉愁一直不絕於懷地呼喚它的子民，但國難接連，政局變遷，華人移民只有在新的天地開枝散葉，並以「中國城」的建立來紓因他們的鄉愁。

這一座座中國城的存在牽動著當地華人的思緒與血脈；而中國城的精神圖騰—牌坊，更是整座中國城民族意識、建築菁萃的所在。

因此在正式進行我的行動藝術之前，首先要調查世界上那些城市內有中國城，而這些中國城是否建有牌坊？經過詳細的調查及研究後，先列出一份名單，約有二十幾個城市有中國城牌坊，大部份集中在新興殖民地的北美洲、澳洲，而歐洲相較之下就少了很多；令人驚訝的是，中美洲古巴的首都哈瓦那居然也有一座美輪美奐的中國城牌坊，但因簽證問題，而放棄這個地點的拍攝。

為了儘量避免在同一個國家內拍攝不同的城市，因此在考量經費之後，鎖定了十個較具代表性的城市開始進行拍攝計畫，這十個城市分別是：多倫多、溫哥華、維多利亞、費城、紐約、舊金山、巴黎、倫敦、橫濱、布里斯班。在進行拍攝的過程中，不但遇到了許多有趣的事情，也碰到不少困難，比如在拍攝多倫多的中國城時，在中國城內被偷了三台相機以及護照、機票，幸好底片沒被偷走，後來在補辦護照時才得知臺灣護照非常搶手；有時還會碰到政治上的歧視眼光，有時進出海關會被詢問旅行的目的，甚至還要出示來回機票以確定不會跳機，相信經常在海外奔走的臺商，也會與筆者有著同樣的體會，臺

灣艱難的外交處境在中國政府全面地打壓之下，只能迂迴地以能以「中華臺北」（Chinese Taipei）、「臺澎金馬」（TPKM）、「臺北經貿辦事處」等自降國格的名稱，委曲求全的參與國際事務。

## 照片最終成死亡的提醒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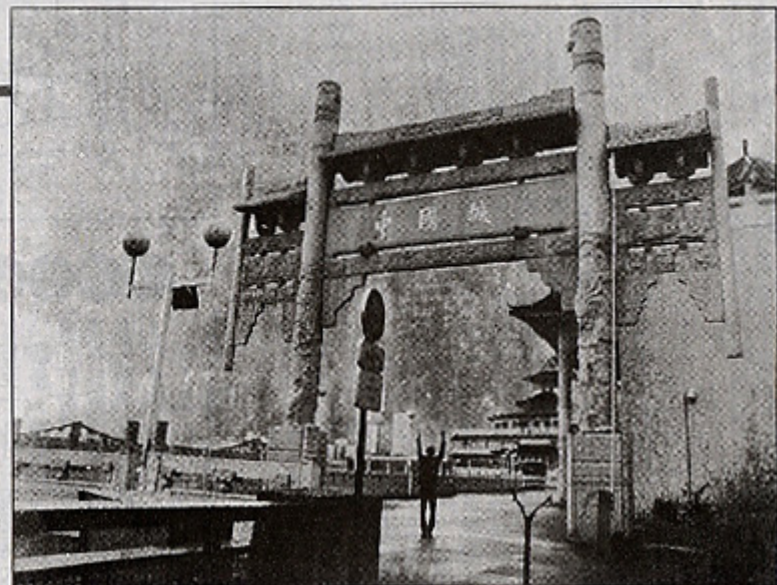
曾經自己問自己，為何如此大費周章四處拍攝，用電腦合成影像不是來的省事方便？後來回頭思考，反而覺得追溯的過程比呈現的結果更加有趣，旅途中碰到的人、事、物，這些不確定性與隨機多變的經驗，不但加深了這個議題的個人體驗，也同時思考著海外華人的處境。在紐約則有三個中國城，曼哈頓的中國城像廣州，法拉盛像小臺北，皇后區的第八大道充斥著大陸客，各有各的領域，只要你開口說話立刻就知道你大概是從那兒來的；每個區域各自有各自的管理階層，有時連地方政府都無法管轄，好比一個「國中國」。

二千年受邀於日本福岡「MOMA」畫廊發表「天下為公行動—中國外的中國」系列作品，我將十張照片裝置成半圓形的靶場，在靶場中央上置放一把M9空氣手槍，觀眾可拿起這把玩具槍，以槍上的紅外線瞄準器對準照片上的目標（身

穿黑衣的不明身份人士）射擊，而此人（作者本人）則高舉雙手做出投降的姿勢，這把空氣手槍的後座力是仿造真槍設計，若扣下扳機，強大的後座力會使觀眾有臨場般的感受。

之所以會挪用警察逮捕嫌疑犯的標準程序來呈現作品，主要是因為在印象中，中國城給當地民眾的感覺往往是聚集走私、販毒及犯罪的負面印象於一身，也是廉價貨、低下勞工階層的集散地，許多好萊塢電影也藉此題材發揮，將中國城塑造造成罪惡的地域；因此，我乾脆就將電影中警察逮捕犯人的情節，挪用到此裝置作品上。觀眾站立的位置，就像是當地警察處理犯罪嫌疑犯的標準程序，當觀眾成為警察的角色時將面臨一個抉擇，面對一位身份不明的外地人士，是否要檢查其身份證明，或者甚至開槍射擊？旁邊的牆上寫著：「你有權保持緘默，你所說的一切都將成為呈堂證供。」

地點本身孕涵的意義也加強了這些同類型照片的多義性，比如多倫多的中國城牌坊是中文的



「門」字、倫敦的牌坊全是鐵架構成、巴黎的牌坊潔白如玉、溫哥華的牌坊則富麗堂皇、橫濱的牌坊則在夾縫中求生存。我希望藉由照片的虛擬場景與真實環境的搭配，能夠改變空間原本的功能，同時也改變照片本身的涵義；對我而言，照片已不再只是照片，它已成一個集體記憶與土地、歷史神交的介面，透過空間場域內的裝置手法，強化虛擬介面（照片）與真實切面（場景）的接點，而這接點各自在各人的現實及回憶中被召喚出來，但卻永遠注定失落，所有的照片最終都將成死亡的「提醒物」，或者可以說，所有事物存在的意義，都是為了要在照片中死亡。也許唯有透過自我身份的「謀殺」，才能將我們自歷史錯亂的身份認同中解放出來。

美好的生活似乎永遠都不在此地，而在遙遠的他方！